



# 别样夹竹桃：烈日下的怒放

□周建军

岱山的夹竹桃应是有故事的，至少，我也没见过三伏时日，千树万花，如此生长，满山遍野，路边，河旁，海边，城市，乡村，无处不在，处处鲜艳，处处耀眼！越高温烈日，越红火夺目！无论群居，不论独处，红白相间，不离不弃，孤独求败！世人众庶，唯我独艳！展示最乐自我！

岱山的夹竹桃定是有精神的，至少，不择环境，不为人言，千难万挫，我行我素，最恶环境，怒放似火，无论何处，不委不死，执著绽放！展出最强自我！

正如，生活虐我千百遍，我待生活如初恋，这也应是夹竹桃精神之写照！

更像，大海精神，海岛精神，搏击生命，图强生存精神，岱山精神，鱼山精神……不顾风雨，不死向上，只愿生长鲜艳怒放！

七月流火，烈日当空，一片热浪。一拨疫情，又有小涨。上海不宁，舟山无返。周末小憩，恰京来友，约见小叙，就近而待，加之炎炎，不想远去，原想本岛，简约一见，因时差错，友夜宿舟，时间充裕，速改方向，一边驾

行，一边寻问，瞬息岱山，蓬莱十景，双合石壁，壁立千仞，石壁残照，停顿小憩，南山摇动，秀山起舞！夜宿秀山。

东西快速，舟岱大桥，一路前行，已近双合，抬头探窗，左前山头，满山遍野，红白鲜花，耀入眼帘，竞相怒放，烈日当空，大海之边，山头之上，群簇花景，格显异迥，以往路过，不曾在意，不知何故，今日一见，心有激动。

寻色小问，山头何花？三伏天时，顶着烈日，冒着酷暑，如此绽放，千花万朵，满山红白，实属罕见，夹竹桃花，岱山桥畔，盛夏盛情，兴高采烈，孤傲山头，喜迎宾客？

记忆之中，小时课本，描绘鲜花，山花烂漫，满山遍野，映山红也！油菜花，风吹麦浪。千树梨花，万顷桃花！而夹竹桃，位卑名恶，不闻提起，从未想过！

……  
从来没有，描写记述，更无肯言，最多的是，众口一词，只言其毒！出身难改，道路可择，以前所记，夹竹桃植，铁路两侧，围墙内外，农村公路……

多处边角，废弃之地，加之命贱，从不选择，任人摆弄，不怕折腾，无论淡咸，一经着地，如饥似渴，风吹日晒，天寒地冰，刀削枝断，生长生长，绽放怒放！

……  
毫不在意，从不言语，无声反抗，无需条件，顽强生长，恶劣环境，人不待见，好歹已知，冷热已扛，最酷三伏，最美怒放！

近段两日，续去岱山，格外意外，惊然自得，见友相告，发现之悦！夹竹桃花，记事之起，随处可见，从未关注，有毒反应，仅此印记，近日之变，不知何故，可见自我，才疏学浅，熟知未知，由此推及，人实渺小，盲目自大，沧海一粟，应知敬畏！敬畏自然，敬畏历史，敬畏文化，小我吾我，一草一木，总关情生，因有偶得，建议岱山，研究探讨，夹竹桃花，地理人文，岱山作为，规划建设，避害就利，山林彩化，夹竹公园，夹竹长廊，文化故事，岂不独特！可能网红！

致：岱山海岛夹竹桃 ——海上新美景

“独居海岛，蓬莱夹竹桃花顶日怒放千朵，烈日当空，三伏酷暑色彩红白绽放满山坡！”

## 屋檐下

# 黄杨尖山麓的那把“老藤椅”

□苗忠表

我们的舟山新城，如一把巨大的老藤椅摆放在黄杨尖山岗前。于是，黄杨尖山麓如同藤背，而东侧的张家岭、苗家炮台山、凤凰山以及新城西部的象山则成了扶手。

先前，新城的一些大户人家，正卧、侧卧以及客室总会摆放一把把藤椅，一则让外客稍坐，二则点缀，以示厅堂之气派，主人之富贵。

一走进堂屋，便可看到琳琅满目的藤椅，有藤凳、藤圈椅、藤太师椅等。欧式藤椅主要采用的是实木骨架，外编藤皮藤芯或者藤条，相对工艺和款式要比传统藤器华丽，有扭藤扶手椅、兰花椅等。当然，如果居室室内有了藤椅，屋里仿佛多了温情。记得有一首诗叫《母亲·老藤椅》：“老藤椅老了，吱吱作响，伴随着葡萄叶的叹息，鱼美人的可怜……不忘母亲，不忘老藤椅，不忘母亲的老藤椅！”一把藤椅将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，呆呆的藤椅有时也有它诗意的一面。

我家曾经也有一把老藤椅，在那些夏日午后和冬日夜晚，摇曳着我，摇曳着青春的忧郁，酸涩的暗恋，对未来的无知和无措，当然，还有对艺术天性上的喜爱和欣赏。我轻坐于藤椅之中，整夜整夜地放着老式双卡录音机，听港台流行音乐，听王刚的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，也听马季的木偶剧相声。那时候最迷的歌星是港台的风飞飞、龙飘飘、邓丽君还有谭咏麟。而大陆的歌手那时候只有李谷一、苏小明、郑绪岚、程琳、成方圆、朱明瑛、沈小岑、张行等稍微有点出名。因为有了这台三洋牌录音机的倾心陪伴，我的整个青春

时代孤独却不寂寞。

坐在藤椅里看书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了。那时候看过琼瑶、三毛、岑凯伦写的言情小说。毕竟，琼瑶的小说让我们这一代人对爱情有过甜美的期待和憧憬。现在的年轻人，也许是另一种样子了。是什么样子？我当然不了解，不过，总觉得可能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唯美了。

而最甜美的莫过于躺在藤椅上了。我家那把老藤椅质地细腻，散发着柔和的亮光，我双手握着扶把，看着藤椅两边彩绘着清新如洗的蔷薇、兰草，还有怒放的牡丹，用藤黄点缀着栩栩如生的花蕊，心头总会浮现一种宝贝或者艺术品的感觉……

光阴荏苒，转眼二十个年头一晃就过去了，新城建设已全面开花。

站在黄杨尖半山腰向南眺望，只见地势开阔的茶山浦平原，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，精美的建筑比比皆是；巍峨肃穆、富丽堂皇的市政大楼；线条明快、朴实大方的银泰百货；金碧辉煌、庄严典雅的市体育馆；布置精巧，别有一番情趣的各大居民小区……

翁山公园的花儿正互相争芳斗艳；海景道公园前的太阳湖湖水清澈见底，它像一面清澈剔透的镜子，又像是一张柔软的蓝绸缎，湖中心的红太阳雕塑，仿佛为舟山群众前进指引方向；茶山浦公园边许多奇形怪状的假山，千姿百态；假山前面有一个漂亮的亭子，里面坐满了游人，他们有的在自由自在地交谈，有的在在小酌；亭子对面有一个走廊，走廊后面种满了松树、柏树、杨树和梧桐树，风吹过，枝条随风摆动着，仿佛在向每一位游人含笑问好……

不知何时，天空渐渐暗淡了下来，只见散散点点晶亮的星星已经缀亮了夜空的深邃。我的那把老藤椅还在轻轻地摇曳着。

一直以来，我对老藤椅始终抱有一种发自肺腑的敬意。我曾经坐过沙发、转椅及仿古木椅。

我对真皮沙发永远没啥好感，它总让我想到剥牛皮时的惨相；新沙发都有着美好的外表，但时间久了，便暴露了真面目，虚肿的海绵，扭曲挣扎的弹簧；转椅浑身布满了七道八弯的机关，让它足以左右逢源；仿古坐具虽然极力营造“高古”的气象，但我坐在上面很难发思古之幽情。它实在太假了，就好比水泥地上长不出幽蓝的苔藓。电脑的字里行间打不出李白和陶渊明的诗意，没有泪腺的电灯不理解李商隐的烛泪……

还是藤椅最朴素，无俗相。

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坐在鼓吹峰那深山幽谷里，高道山那缥缈的浓雾中，黄杨尖那密密匝匝洁白无瑕的白云深处……那把老藤椅悄然地飞了起来，载着我飞越莲花茫茫原，飞越大洋猫头洋，飞越那些在我的梦境里曾经悄然出现过的奇幻遥远之境……但这把老藤椅还是这般的朴素，它只是一根长在青山绿水间的青藤儿。仿佛，它在述说着另一种声音：你思想的远方可以是无穷高远的领域，甚至是整个宇宙，但你思想的底座和背景，还是在舟山的绿水和青山。

我透过老藤椅那密密匝匝方格般的缝隙，掠过茶山浦向北望去，我们的城市就像一把巨大的藤椅富丽堂皇地摆放在黄杨尖山岗前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？还是老天爷的刻意安排？但无论是哪一种，都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们城市的百姓坐在这把浑然天成的老藤椅上，享受安逸、幸福与快乐，就足够了！

## 诗风雅韵

# 我和另一个我

(另一首)

□窦霞

我迷失在我里，我是两个我  
一个我在黑夜里寻找出口  
一个我在白日里躲避光明  
我胶着与我的焦灼中无法自拔

一个我在象牙塔下造梦  
春池、秋波，万物都赋予爱的色泽  
一个我在生活中淬炼钢  
激进、迸裂，心软一次痛就绵延千万次

天平时常倾斜  
俯视和仰视之间隔着一段银河  
我看着另一个我，另一个我  
读着我的眼睛  
我们平行但不相交，我们同行却不相拥

一个我想褪去铅华隐于山林  
一个我想追逐繁华富甲一方  
交替的季节和交替的风  
我和我在交替中不知归处

是被尘世隔绝的我忘了烦恼  
还是高坐名堂的我悟透了生死  
我闭着眼睛说一身风雨的我  
停下来，坐下来  
我把宁静祥和赠予奔波  
我把现实残酷消弭于另一个我  
我们言和，我们持平  
我们在彼此的世界  
只相望不相杀

## 胶着

我不知沙与尘该如何区分  
就好像我不懂放下和落定的意义  
有人和我谈哲学  
有人说，最粗鄙的语言才是真理  
我不知道对与错之间发生了什么  
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对对错  
捏着一片叶子和举着两片银杏有区别吗  
最后的秋天难道不是最初的冬天吗  
到底是黎明像黄昏一样昏暗  
还是黄昏像黎明一样在表达热烈  
我举过盈盈的泪光，也举起过一朵花  
就如同举起你，在我的心上  
高过了尘与沙  
高过了梦和理想  
而我却不懂，这是爱还是恨

## 似水流年

# 雕刻师

□沙滩

董桥在他的一短文中说：所谓文坛，大概都会有一变再变的风气，才显得热闹。

文字就是这样，你说无用吧，不理它，还真无用。可一旦与其较真，就有了千番滋味。说通俗点，文字就是能让你黑也可让你白，又可以让你不黑不白，或黑白兼有的雕刻师。

既然是雕刻师，那手上的这把刀才是关键。正直之人，笔下总是浩然正气；低俗之人，笔下总是粗劣滥调；卑鄙之人，笔下总是暗藏杀机。

忆起一位文学前辈，以前在他工作室畅谈文学与写作、谈作家与作品。谈到学写格律诗，他说彼时，年轻气盛，志向空大，嫌格律诗束缚太紧，平仄过拙，没有下苦功，终究没成气候，平心而论，还是慧根浅薄，阅历粗糙。于此而看，我们何尝不是自己的雕刻

师，刀锋所至，去其壳，剩其精，一字一文，一刀一刻，成龙、成凤、成玉、成木，既凭勤奋，也凭天赋，丝缝相扣，浑然成趣。

又忆起一件事。少时不喜读书，却最喜放寒暑假，特别是暑假，下海游泳，抛线钓鱼，徒手捉蟹，总能玩得乐不思蜀。游泳是夏天最常见的娱乐活动。家住海边，听涛入眠，闻涛起床，每每饭后，旋即放下碗筷，直奔大海，一头扎进海里，耳边犹听到母亲在喊：慢些，慢些，当心别呛水，这孩子。而钓鱼则是生动的哲学课程。一线一钩，一人一天地，高手可以达到人线合一，凭鱼线轻微震动，可知是什么鱼咬钩，该收线时收线，该松线时松线。一紧一放，欲擒故纵，胜负在于谁能挣脱人为设置的陷阱。待潮涨归来，鱼线串鱼，犹如士兵凯旋。然捉蟹可归入人生之实践。蟹之美味，人之共识，而天下美味不可多得，

有时丰衣足食还得靠自己的双手。徒手捉蟹可谓独门绝技，一般不可外传，但考虑到如今已没人再去玩我们童年的游戏，外传也无妨。潮落滩涂现，石头底下，藏着丰腴美味的螃蟹，如采用翻石找蟹，往往蟹逃之夭夭，而你双手空空。故要智取，不可强抓，先找到可能藏有螃蟹的石头，观察石头与泥涂之间的缝隙，然后从左右两边下手，慢慢向中间靠拢，泥涂起到掩护作用，又有保护双手不被咬的功能，等到螃蟹发现危险时，双螯已经被牢牢抓住，乖乖就擒。

好玩的日子只觉匆匆如昨日，开学时间到了，去学校报名发现假期作业一笔未动，交不了差，想逃课，被父母拿着扫帚押着去学校。老师看到俘虏一般的我，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让我报了名继续上学读书。

时间日复一日，故事年复一年，长大后，各奔东西，再无逍遥如少年。

